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三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三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回頭傳

〔清〕靜恬主人 戲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回頭傳

前　　言

侯忠義

《回頭傳》，五卷，不分回。不著撰人。今存清文聚齋刻本，內封橫書「省世恒言」，豎刻「新刻原本回頭傳上部」，無序跋，書末有雲峰山人批語。

這是一部醒世小說，大約成書於清朝初年。其內容雖有「遊戲鑿空」（孫楷第語）之嫌，却不乏勸喻之意。雲峰山人云：「處處道破俗情」，「句句切中時歎」，可謂頗有見地。

書敘義亭崗人氏栢能，字生發，幼有道緣，十六七歲時，父母相繼而亡，於是帶了粧天鏟，投教鏗祖師學道，教鏗令往悟穎山南循洞修真。後被積財山出放洞神鰐祖師所逐，至窟籠山掙佈洞跟了洞主扁福子。十餘年後，栢能終於倒情山、出欲海、悟人生，得成大道，贈號「返本真人」。本書情節，與《妝錦鏟傳》（崑崙搘襯道人著）相近，唯叙事多不連貫，文氣不够自然流暢，疑此書為《妝錦鏟傳》的坊間刪改之簡本。

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文聚齋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七三毫米，寬九六毫米。

省世恒言

新刻原本回
上部

頭傳

文聚齋梓行

回頭傳卷之一

詩曰

人生幻景皆成夢 混沌乾坤渺茫中 滄海桑田常變分
反復三垂今古勞碌三東西風歲月如流催甲子 卽君文作
從來事不自作不知難易境不親歷不知冷暖莫謂眼前平
庸一念所須防一步少差顛躋起于足下故人生在世况交遊
作事務要逐步行點時時小心不可任情任意以至事敗行虧
毀家廢業令人指爲敗子以貽先人憂又不可吝財克己利己
損人令背後漚罵以折子孫福俗語云為人莫道成
人易守業湏知創業难又云精細伶俐未便盡留下三分與
兒孫又云窮莫欺富莫誇誰是常貧久富家是暫富人至言也
余今備閱入情靜驗世故見夫

口蜜腹斂笑裡藏刀者隨在皆有而忠厚朴誠受其誑誘者亦且不之因把現
一其生來歷之所窮逼所經之炎涼著為閑談以供太家一笑焉

却說這食是誰就是柏亭郡義亭崗人氏姓柏名能字生法其父名忠字無一
年近五旬尚無子息一日獨坐庭上亮几晝寢見一大漢踉蹌而來柏忠迎而
問曰尊駕烏誰高姓大名因甚光顧其人答曰白澤是吾弟角端是吾兄不必
細向我辭勞人馳名今特來投寄君家說罷從後就走柏忠拉住彼他一慄忽
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正自躊躇疑竚人來說報喜生子了柏忠就到后邊看
時見他生的形容甚是古怪生的一個衲着頭照前不顧后的跟今年張湖來
年合不到的口不謹的手超大步的腳且不講他生子之喜再说光陰流速倏
然間就是五六一年柏能從父在門首游玩有一羽流道巾崔鑒有福道號

教鑑祖師一見相能便曰此子不應在紅塵住脚到有個一了精光之緣相他
詢問根由那祖師答道天道黑漫々的人事昏暗々的喜怒容易見得亦豈容
易說得我留下一筆而公字你好了一收藏以為此子后日之驗便了

領

非有為有道無是無無則非有有則是無知無不有

曰

還云為有知無不無無在非無總歸一空是為掌丁

祖師測完遙與相處了收着不解其意也就擯過一边去了却說相能長到
七八歲時就教書房讀書他却也聰明伶俐其父親甚是欢喜不料他十二三
歲上他父親就辭世去了到在十六七歲上母親相繼而亡家下無口只有他
父親招的一個老管家姓錢名尚字得用照管着家事仍然他还讀書谁知他
雖在家中却不幸好的是交結朋友同窓之中有個姓貝名情有個姓吳名義

這是他的好友每日下的手來就與他們打拳拽大架跳飛腳的玩耍家事全
然不嘗盡使老錢支應交糧支善是老錢尚通人待客是錢尚吃飯穿衣是錢
尚你想錢尚乃是一個年邁之人不上二三年間把個老錢使的筋出力及氣
絕身亡了一日與吳義等閒話敘道我自無了老錢使用事；不便意欲再招
一人又恐急切不能為我辦事到呼我無法可治吳義曰我有一法不知堪用
否相能道有何妙策吳義道我這東庄有個下家他使用的人甚多有一小子
姓雋名重到也伶俐可以使用得你如今請他來與他商議暫且借用一時之
急援幸你有了使用的那時還他罢了相能道素無識荆又少來往只恐他不
肯與我且具帖請他待請來時大家齊說或者可行過了几日相能設備掉席
着人送帖極其恭敬到了那日衆客俱至獨有小老兒不來衆人猜疑不知他

有何事客中一位姓呂的有一位姓鐘名仁的說待我二人去晉自見分明二人去不多時只見同着那老兒引着厲重一路前來衆人迎接到庭行禮分賓坐下茶罷酒席之中說定將厲重由下六老爺及衆人一齊散了却說柄能自從有了厲重就如使自己的老錢一般轉眼一二年後一日閒坐忽然搬出那一篇頌來因自想到當初祖師說我不應在紅塵住腳想必我不是紅塵中人我何必在此勞攘不如跳出紅塵修真了道去罷自因動了這個念頭就盼望去尋那個祖師即使打點行李查晉家下物件無可挾帶出門以便防身想到他祖上所遺有一件寶貝名為粧天鏡惟此可以防身在人前也賣弄過就帶了出門罷了遂即收拾天鏡把厲重仍還了下家竟自出門去了尋訪多時竟不知教鏗所住何處一日走在一座山上看那光景

黑霧迷空鳥烟罩地 不見奇獸卧山林 見了典沒皮虎跳涧尋壑 不聞
名禽声上下 只听那捶油至高叫 溪畔寒號虫 声言凍死杜鵑鳥口口難教
相能自觀玩一時 忽見一人滿面春風作歌而來 歌曰 遠觀山水年年
相似 近觀光景歲歲不同 花開兮蝴蝶自至人閑兮親鄰自疎酒肉
朋友日會三千 急難之中百無一二嗟今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矣
桓能迺而向曰動問兄台可知教鏗的所在么那人答道你問他為何桓能
道我欲進他門下李道因此動問那人問道兄長貴姓高名台輔為誰桓能道
不敢賤姓桓名能草字生法久請兄台眾貴姓那裡人氏那人道我姓繆名過小
字必改我適從教鏗門下出來的但不知你問的是大教鏗还是小教鏗桓能
道大小何以分別怎麽講冤經過大教鏗萬世尚遠小教鏗目下就是但從

此到彼還有幾處。准過的所在遇山就是小教鍾的頭門。栢能道：「此山何名？」徑過這山，名為壓倒泰山。從此根柢嶺迷蹤坡風月林搖浪。出這叫做四大陰過了。這所在不知不覺來到教鍾門外，只見那兩個童兒站立在門前。栢能上前施禮問道：「師兄何名？」童兒答道：「我名淨。」他喚了了，說是何人。栢能道：「我是訖道的師付，在洞中否？」淨道：「在正興脫空祖師講道哩。」栢能道：「既然講道，且莫傳稟，我要在一旁聽講。」在衆人叢中，所講的乃是多心徑上覲自在苦。所無口訣，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香味觸法，無筆無得，無有恐怖。又講些空中的法象，無中的玄妙。待講完了，栢能志心朝禮，上跪下。祖師問道：「你是何人？相能道弟子。」是栢亭人，姓相，名能，字生法。二十年前蒙老師指示迷律，今特來門下受教。那教鍾祖師把相能仔細看了一番，說道：「正是二十

年前我看你有一了精光之緣因此留下頌字引你入我門來你今雖然受教
我著你塵氣未除俗情多牽尚不是清淨了道之期但能道弟子志心孝道
已是推倒情山填滿欲海 壓心已作沾泥絮 不遂東風上下狂

祖師道你不知我這道中與別不同要有十百千萬的肩頭扶得時日年的
程途纔能由少積多修到黑暗上不得洞天地位尚若積善俗情未免粘風
惹草有汚清規相能道弟子浪風飲露帶月披星亦是洗心懸慮尚有
何粘惹致污清規也 祖師曰 前蘭芳招蝶至 菊香引蜂來

等到日時宣得出你為今之計不如你散淡閑遊遇山覘山遇水玩水寺到那
是非不入求風耳的時候再來我教鑿門內養性未為晚也但能道弟子業
宴指望老師大開法門廣施慈惠弟子越脫塵寰落一個清淨身子誰知尚有

許多障礙未消老師不肯相容祖師道我已算計就了此去正南十萬八千里
遠有一座山喚為悟穎山內有南循洞乃是人跡罕到之處甚是僻靜虛可隱
姓埋名修真了道況且離脫空祖師處不遠倘有甚疑難處可也就他解得豈
不是至妙之地麼何能道彼處雖好路途遙遠何時可到祖師道此却不知我
有坐驥與你騎上不消一日即到便叫童兒牽出我的坐驥來童兒去不多時
牽出一頭惡獸但見那頭上有角肚下有鱗足踏烟火眼放光華
柘能道此物何名這樣象祖師道這獸却也有名地名為

不與白澤為侶不與獬豸為儕一日遊遍四海其名稱為儘勾罇
柘能乘了儘勾罇離了教鋒門望悟穎而走果然那四蹄生風不消一日到了
悟穎山下尋至洞所前后一番只見那前有百朵嶺后有千藏澗

百忍嶺上見了此赤石猿尋花覓果千藏洞下見了此疾油鼠飲露食風進的洞門有一所不待廳上中四根柱俱各有名二名頂不住一名支不住一名舞不住一名補不住又有一個沒門坎柄能看了自思道祖師指我這個所在到也罷了由是死心搥地在這洞中安身飢食捨子渴飲清泉忽忘寧神凜氣養性是非一日春去秋來已是十數個年頭一日正養元氣忽然洞后火光冲天相能去看乃是個老鷹成精兩翅扇動風火望着柄能撲來柄能舉莊天鑑照定精鷹打下打的精鷹一通火光鑽入地下去了柄能用鑑一掘挖出一个石匣內有三件寶貝一頂光赤盔一副不顧甲一根皮襠杖看見喜不自勝自此之後丢了莊天鑑弄起皮襠杖來了且不說柄能修道却說那離此不遠有一山名積財山有一洞名出放洞洞中有一个

祖師道號神鰐那祖師生的相貌甚是奇異。恁見得。他生的頓着嘴臉。
不認親的臉。不論情的口。不放鬆的手。兩隻脚跟脚。

他有兩個門客。一個姓惠。名恬。字淨。一個姓鳴。名成。字希吾。他三不布施的。
徒弟一個姓甸。名卓。字德妙。一個姓崔。名必。字德緊。一個姓高。名岳。字萬丈。
日祖師說法。衆人聽講。無中生有。柔能克剛。

空生色。色生空。無窮妙道。十引百。百引千。不已工夫。

又講那三洞存身五折安命的根由。說法已畢。祖師道。此洞規模狹小。容人不多。你們在外閒遊可從見那裡寬濶。洞府更立一個講堂。廣收迷途。豈不更好。鳳成道。我前從悟穎山經。遇見南循洞到。還平坦可以起得講堂。祖師道。是我忘記了。此洞從前也是我的住處。後來移居於此地。把他就置度外了。若

立講堂只恐荒無准於整理鳳成道我前日從彼經過見一道童採茶回其
來歷他是教諭門徒弟姓柏名能表字生法者與他談話見其洞前洞后洞左
洞右料理的却也欵致祖師若要立講堂只湊着去說教他移居別處就是
了祖師道教鋗門下出身的就有些難纏况他已先住了如今要他还我善便
不肯惠活道祖師素日惺々今日為何看；是他先住是祖師先住昔年相
師已經住過今日要上乃是物歸本主他有何說祖師道言之有理便問誰
去興福能要洞句卓道弟子願往且說句卓出的洞來念着 娘哩咒
睁着 硬瞪眼 騎上 仗勢狗

卷一六号 終